

作者	牙醫系 張文馨
作品名稱	劫後餘生
<p>I. 宜蘭之行</p> <p>這是我自殺未遂之後的第三日。為了使我稍微逃脫死亡的念頭，爸媽拎著我駕車上行，一路沿著北迴公路來到了東海岸。昨天抵達宜蘭時天色已晚，於是我們輕巧地下榻於羅東車站旁的旅館裡，借宿一晚之後，今天早早晨起、駕了車便朝著大海的方向駛去。</p> <p>此刻我們正高速奔馳於公路之上，車內播放著張雨生和姚可傑等人合唱的〈永遠不回頭〉，磅礴激昂的音樂擊打著音響、然後轟咚咚地震動著耳膜。我搖下車窗，側風強勁地呼嘯而過，窗外一片晴朗，青蔥的山巒浮貼於碧藍色的蒼穹上，近處幾朵明亮的白雲悠悠飄過，愜意非常。我微微眯起眼睛，任窗外的風掃過我的臉龐，這難能可貴的悠閒使人著迷到失神。但我忽然心念一轉，倏地又墜入了杳無止盡的憂傷之中，這幾個星期以來自己彷彿受困於某座灰色牢籠裡，每每委屈的念頭一湧而上，眼淚便撲簌簌地落下。我收起車窗、探頭看了看前方，遠方有一層薄薄的烏雲，氣象預報說或許傍晚會下起毛毛雨，但此刻近處的陽光直射在海面上，湛藍的海水閃動著美麗的粼粼波光。</p> <p>自戕失敗之後的第三日，死亡的念頭仍然霸踞著我的心，像不散的陰魂、時時刻刻叫喚著失神的我。</p> <p>這已不是我第一次嘗試結束自己的生命，也不是我第一次失敗了。罹患精神疾病的這兩年來，我朝朝暮暮都渴盼著死亡。每一次回診之後，我省吃儉用著安眠藥，只是為了必要時刻能依賴它們、鋪成一條足夠穩固的奈何橋，引渡我走過生死的交界、得到永恆的安眠。然而我終究失敗了。每一次我睜開眼，看見急診室的天花板、感受到點滴的重量，都感覺自責又絕望，好像自己已經走到了地府門前，卻又再次被打回陽間、進入那個詛咒般的輪迴裡。</p> <p>那晚，從急診病房離開之後，我拖著疲弱的身軀走回租屋處。散落一地的藥丸、凌亂的棉被、滾落地上的玩偶、和前一晚喝到一半的手搖飲，一切都還在原位。這宛如命案現場一般的遺跡使我揪心，我愣愣地望著地板，回想當時我是如何痛下決心來殺害自己，卻甚麼也記不起來了。我遺忘了吞藥當下、和吞藥前後全部的事情，甚至記不得最後的情緒是絕望還是傷心。如今甚麼都發生了、卻也好像甚麼都沒發生——加害者和被害者都還在這裡、加害者和被害者都還必須好好活下去。我隨手整理了雜亂的桌子，無意瞥見了那晚的日記，齊整的字跡井井有條地列出所有有待交接的事情，最後一句寫著「即便我選擇了離開，我仍是愛著你們、也愛著這個世界的。希望你們永遠相信。」我忘了臨行前自己曾周全地做好這些事情，卻也不甚意外，因為這些日子裡我密謀著這場兇殺，甚至連瀕死的前一刻心中哼唱的歌都反覆練習。</p> <p>II. 冬山河</p> <p>沿著公路我們駛上了一座不知名的橋梁，橋下是一幅明亮、美麗的光景。我隔著車窗向外眺望，寬大的冬山河臥流於樓房之間，湛藍的河水和繽紛的房舍交相輝映、</p>	

其間還摻雜著一片片油綠色的青草地。車速漸漸慢了下來，我像是著了魔一般地凝視這使人屏息的美景，心中忽然萌生了一種平靜的意象——想像自己就像冬山河那樣泰然自若地待著，路過的人便發掘了自己的美麗。

忽爾之間，我回想起今年溽暑才甫造訪過的砂勞越河。如果說冬山河是彬彬有禮的紳士，身著典雅的深藍色禮服，優雅地穿梭於色彩斑斕的人類文明之間；那麼砂勞越河應該算是魯莽、果敢的戰士，懷著一腔熱血奔騰於熱帶雨林之間。砂勞越河位於馬來西亞的東岸，它有著和冬山河相仿的寬大河床，但不同於冬山河平靜地交融於人類社會，它有著難以駕馭的原始獸性、有自己湍急的土黃色意象、也有自己孕育出來的神祕的生態系。

我的故里也有著那麼一條獨特的河，叫做旱溪。在我的青少年時期，曾經費盡了幾千字去描述它的美麗，描述它之於我、之於當地居民的重要性。但旱溪沒有砂勞越河的磅礴、也沒有冬山河的大氣，更多時候她只像骨瘦嶙峋的老人，一年四季都裸露出乾枯的河床。

我愛冬山河寬闊的氣度、愛她的豐沛與繽紛、更愛她的寧靜自若；我愛砂勞越河的莽撞、愛他君臨天下的氣焰、更愛他原始而神祕的氛圍。但更多的時候我把自己比喻成乾枯的旱溪，沒有為人稱道的景色、沒有嘖嘖稱奇的觀眾，自始至終都孤獨地活著。「神造萬物，各按其時，成為美好。」聖經裡的傳道書這樣說道。我把這句話銘刻在心裡，但諷刺的是，大多數時候我的心並不能好好遵循。我願意相信每個人的美都是獨特、且不能比較的，但我讚嘆著他人的同時，卻始終不願臣服於自己的美麗。

我在精神科裡遇見各式各樣的人，從正值花樣年華的少女到佝僂的老嫗、從憂鬱的少年到歷經風霜的男人。我看盡了這些人的苦悶，也憐惜他們眉宇之間流露出的憂愁，我確信即使命運流轉、疾病輾壓，他們都仍然有自己璀璨的地方。但唯獨我，唯獨我獨自坐在候診區啜泣的時候，我的心便開始嚴厲地鞭打自己，每每那種深不見底的憂鬱將我覆沒的時候，我便在想像之中把自己懸吊起來毒打，彷彿自己是這世上最十惡不赦的罪犯。

為甚麼人能對他人的傷痛如此寬容，卻斤斤計較著自己的悲傷呢？

我們把車停靠在路旁，然後靜靜地諦視著冬山河的風光。我半眯起眼睛，任風輕輕吹掠，我聽見身後疾駛而過的車的引擎聲、聽見遠處細微的風吹草動，再進入更深一點的冥想，彷彿就聽見了河的呢喃。我睜開眼看著冬山河，忽然覺得她也正看著我；我閉上眼小聲地讚嘆她，彷彿又聽見了她對我的讚嘆。忽爾間，一種瞬息的滿足油然而生，好像自己甚麼也不做、就只是安安靜靜地存在著，便已經足夠美好。

我在意識裡犒賞自己，想像自己是一介造物主精心陶造的藝術品，即使偶有缺陷，仍然無法掩蓋由核心綻放出來的光彩。我忽然間又想起旱溪，想起自己其實也曾深深著迷於她的美麗，然後再一次相信：或許那些看似枯索的靈魂、看似百無聊賴的生命，其實也正孕育著他們自己豐美、獨特的四季。

III. 南方澳

離開冬山河之前，我微笑地凝視著她，用最真摯的眼神向她道了感謝。然後我們便上了車，繼續向著海的方向前進。車上，我心不在焉地聽著廣播，廣播裡說颱風將

至，北部準備要下起豪大雨。我搖下車窗，風呼嚕嚕地灌了進來，我看見不遠處有觀浪的民眾，隨著起伏的巨浪驚聲尖叫著。

狂暴的風攪動著遠處的海面，巨浪翻騰、堆疊、然後襲捲而來，在崖壁上打出三四樓層高的白色浪花。人們的驚聲未平，遠處便已醞釀好下一捲來勢洶洶的巨浪，蓄勢待發。我忽然之間有種吸不到空氣的窒息感，彷彿自己是佇立在岸邊、動彈不得的岩壁，只能睜睜看著暴烈的浪濤襲來，一次次地被沖蝕、被淹沒。不著邊際的恐慌感開始在我體內蔓延，最後緊緊勒住了我的胸膛，讓我一吸一吐都痛苦萬分。我吞了一顆鎮定劑，不安的感覺稍稍緩和了下來，但腦海中卻不停回放剛剛那令人恐懼的景象。

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。」小時候每次教到這句話，總會被問及自己的傾向，每一次我都沒能好好回答。我深深著迷於海，著迷於她湛藍、寬闊的胸膛，也著迷於她在豔陽底下閃動著的金色波光；但於此同時我卻也深深懼怕著她，身為一個十足的早鴨子，只要一捲大浪襲來，我便無力招架。有時我覺得我的情緒就是海，無風無浪時，藉著自己的敏銳去發掘生活裡細瑣的幸福，那些幸福就像海面上粼粼閃動的光，驚鴻一瞥，便覺得雀躍非常；但當她洶湧地襲捲而來、然後將我覆沒的時候，那種瀕死的恐懼卻總是讓我恨不得自己從來不曾擁有這片海。但我是深深愛著我的生命的，我明白。我愛她的燦爛與黯淡、也愛她的平凡與不凡；我愛她，無論她平穩或者失控；我愛她，無論她無風無雨、或者是暗濤洶湧。

我們的車一路平順地馳騁，終於來到了碧藍色的南方澳。隨意停好車之後，我們沿著海岸一直走，去到了人煙較少的內埤沙灘。我坐在木頭色的涼椅上，眺望著這個寧靜、卻閃閃發亮的岬灣，我們正好在岬灣的一側，放眼望去便能看見另一側青蔥蔥的山巒佇立在碧藍色的天地之間。陽光直直落下，正好灑在對側山與海的交界，頃刻間，白色的光芒竟像迷幻的蒸騰霧氣，彷彿下一秒就有裸身的女神從海裡誕生、浮出，然後輕輕悄悄地踏上沙灘。岬灣凹口處的沙灘柔軟、而且細緻，白色的海浪到岸時，平穩地匍匐而上，然後再輕柔地褪下。我就這樣呆望著浪的一來一返，靜靜坐了很久。

內埤沙灘的景色給予我一種深入、踏實的平靜，像是翻越了無數艱險的山巔、橫渡了無人問津的荒漠，走到我內心最深處的花園裡，撫平我所有憂傷與恐慌。我安靜地落下了幾滴歡快的淚水，感覺自己正被這個美麗的世界擁在懷中，彷彿過往那些糾纏的病灶、沉重的憂愁倏地都已煙消雲散，而我曾經苦苦尋覓的平靜，如今已經被安置在我最深處的心裡。

IV. 劫後餘生

我們離開南方澳的時候已經是向晚時分，夕陽隔著薄薄的雲層透射出來，然後渲染成一片片紛紅色的雲彩。我從前非常害怕黃昏，害怕白日將盡、夜晚將臨的那種時刻，但這次我卻只是平靜地望著遠方的晚霞，感激這個世界饋予我的一切，即便那一切是我所恐懼、或是我承擔不起的。

劫後餘生，我已不是第一次，卻每次都以為那會是最後一次。每次在劫難之中苟活下來，生命都會瞬間變得開闊、明朗，但不久之後又墜回憂傷的循環裡，無法自

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散文組 第二名

拔。但至少此刻我願意相信我的生命是這個世界給予我的一分贈禮，我所擁有的那一片海也是。

往後的日子漫漫長長，我會去往更多地方，或許還會經歷幾次的災難、經歷幾次的劫後餘生；我會再遇見更多的河，但無論他們多麼美艷動人，我仍然鍾愛著枯索的旱溪；我會再遇見更多優秀的人，卻也明白自己的價值與他們無異，同樣都是值得被愛、值得被好好擁抱的個體。

劫後餘生，或許是要我在一次次破碎裡漸漸變得柔韌；劫後餘生，我但願我能好好走完這一生。

